慊堂遺文續

全

E 44
380

山田新[illegible]

代書法[illegible]

與長曾[illegible]

題述齋公日光紀行後 乙未

書唐釋教文後 丙戌七月

復冠山侯訂定文集目次 丁亥

題濹上漁謡 代 丁亥

濹上漁謡跋 代

與保科伯成

E44/380

目録第一葉裏ニ挿入セラレタリシヲ貼附ス
昭和三三、八、二三

[illegible]

山田新
代書法
與長驄
題述齋公日光紀行後 乙
書唐釋教文後 丙戌七月
復冠山侯訂定文集目次 丁亥
題暹上漁謠 代 丁亥
暹上漁謠跋 代
與保科伯成

E44/380

慊堂遺文續目次

山田新左衛門墓誌
代書法華經後
與長鹽蟬庵
題述齋公日光紀行後 乙酉
書唐釋教文後 丙戌七月
復冠山侯訂定文集目次 丁亥
題漚上漁謠 代 丁亥
漚上漁謠跋 代
與保科伯成

E44/380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B 23475

書伯弘遺孫爲後說後 戊子正月
題筐中集後 戊子二月
跋家園漫吟
淮陰出袴下賛 戊子六月
題粟津慕麟所摹董玄宰眞迹後
書櫨題言
醉中爲公平書 戊子九月
陶枕銘 戊子十一月
視如齋記 辛卯
恩賜五葉松記 代
石經校勘例
游濱松侯青山書院記 甲午十月十四日
書足利學所藏古經目後 甲午十月二十日
熊谷明卿天然研銘
評池内生日光紀程 天保乙未正月廿九日
泥狐後記 天保乙未二月十三日
三宅氏墓表 天保乙未六月廿日
書陸放翁晨起詩後 乙未
祭全操夫人文 代 天保乙未閏七月八日
佐治家丞刀銘

題和陶公飲酒詩稿錄二首後 天保乙未十二月廿日
書成王冠辭後 丙申
成德書院上梁文
棲隱集跋 代
平野壽海翁墓碣銘 天保
高尾君墓表
岩崎氏墓表記
岩崎氏藏骨記
岩崎氏遺髮藏記
粟津君墓表
圭齋外史賛 天保丁酉
荅里見純庵書 天保丁酉
枕銘跋 天保丁酉
書杉原生詩稿後
服紀略 文政癸未
書浴泉閒探册 享和三年癸亥
書農亭直說衿陽雜錄後 享和三年癸亥
萬靈燈銘 代光澤戒如公
高井晰齋賛
藤冢晉齋碑陰 享和

10 谷製

與江間君擧
與本間玄齡
武田夫人堀氏墓碑銘 乙丑
稱念寺鐘銘並序 跋代
故朝散大夫河内守武田公墓碑銘 丁卯
與長盥磴卿
祭蘭園大家亡友文
己巳年首試筆
掛川日記
合雪公小火籠銘四章

寫生百合花
題熱海圖
櫻花譜後
大學衍義首簡 代合雪公
君世子字說 甲子
生田翁遺像賛並序
上天山公
換骨志喜
附錄
與佐藤桧藏書

板橋驛別柳惠負杉子方

旅況

宿妙義祠下望白雲山四首

其翌有雨不果登漫書

過横河關口號

踰竽吹嶺

晩宿沓掛驛

宿羽尾村

草津客舍二首

同前中秋望月寄同舍諸子

同前寄佐舍藏

草津客舍遇太田子光晤言十餘日將歸賦

別六韻

發草津入二倉道中作五首

伊香保客舍

同前禱晴

五料村望上毛諸山

10 谷製

慊堂遺文目録ノ中
續服叔養〇復〇書墨江渓帽坂〇与平
島八郎並序女〇復安山虔〇答神戸虔
〇書西条老子縉
右ハ孰レモ　日暦　癸未及ヒ甲申ノ
中ニ在リ
山梨玄度氣贊跋云々モ　日歴ニ在リ
（游鹽日老跋〇題堀田老子云々〇浅川某墓表〇代題某屋書画帖）
題北ノ仲芳自明府跋ハ「慊堂遺稿」ノ中
ニアリ
改ニ有ク

山田新左衛門墓誌

君諱幸乘稱新左衛門晩自号冬央族山田氏出近江源氏仕我太田侯五世世襲禄二百五十石考曰利諱幸韶妣岡崎平井氏平兵衛女以寛延元年閏月十二日生君掛川城二東里年十九始仕近習累轉經十餘職終陞番頭尽悴奉職五十二年文化十四年以老告老文政甲申春二月廿四日以病終江戸愛宕下廨舍享年七十七葬谷中本行寺娶秦野美久女先歿長子幸朔嗣次忠篤嗣中村氏次有長嗣鹽川氏次新助一女夭

區外藏書

代書法華經後

我老侯訓点此經訖、忠油老人任募緣之事、臣直彦
辱受校刊之役、刻成、既刷十百本、頒布各処、時玉泉
小西二書估來謂直彦曰、經王訓点、世之善本、倘命
我等發行、使諸山諸寺方内方外無緣有緣、普得受
持、比之公家所頒布、其爲功德、豈不亦廣乎、子試爲
請之、直彦乃就忠油謀、老人聞之踊々歡喜、亦与直
彦同請、而老侯之志、固在弘通、即允其請、發行十方、
願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我等及衆生、皆共成仏道、
文政七年十一月廿七日臣堀直彦題、

（文化○十四年、原本、茲日『歷』共作文政、十四年、今
訂正、　原本韋○秉作桑秉、源○氏作原氏、今據『日
歷』訂正、）

高知堂製

与長鹽蟫菴

醫者池口忠恕仕仙石侯居出石城壬午春從其君東覲時來訪余云昔受業村井椿翁治鼠毒惟用山椒一掬使患人生呑之盡傷在上者其毒皆聚於手指頭漸結厚皮如足跟状傷在下者毒亦聚於足指頭乃以刀徐刮去其厚皮毒使盡忠恕如法用之今十七年信驗不失一人也異鼠在彼未記其為何名審其状蓋与蝙蝠同類異種蝙蝠飛鼠也亦与家鼠同其類異種則是藥或可望奇中乎夜間所約今此記上也

（「日歷」具載其事實、參看之、可也、）

題述齋公日光紀行後　乙未

（乙未疑乙酉之誤）

右述齋林公、展敬於　東照宮時紀行詩卷、歸日樫字嗣君代公所錄、而為公之半子堀君伯贊所藏、異日堀君謂余曰、子為我文人老門生、是卷、非得子一語則不可、余曰、公之言語文章、譬之星宿之麗天而行、有目者、皆知仰焉、何待門人小生褒讃乎、曰、是別有意、子試道之、余曰、是卷有君臣焉、有父子焉、有夫婦長幼焉、君欲余之必言而不已者、非以補師友之闕耶、曰、然、乃承而書之、

書唐釈教文後 丙戌七月

沈潜經業浮拍文海老日至而犹未究其涯涘也爰仮全唐文以頭汎覽因命及門生取其関釈教者逐頁鈔輯為巻三十又三為文口千口百篇用續廣口明集之後是挙冠山源矦首唱之縁山天從尊者隨喜之余受源矦之囑以遂終其緒聊以託君子恥一物不知之義鉛槧既就遂書其後

復冠山矦訂定文集目次 丁亥

古人編集元無定式韓文次襍著（中有原雜説讀解辨頌記論）書序哀辞祭文碑墓志雜文表状柳文次論議辨碑行状墓志問答説傳騒賛箴銘序記書啓表状祭文是也至近人朱竹垞則書序考論議釈説頌賛箴銘辞募疏傳記題名碑墓表志銘行状哀辞祭文注尭峰則次以雜文經解問辨説碑誌銘行状記序書傳書事箴頌題跋祭文哀辞止矣今具上其概畧公自撰用可也愚則以為凡物多為羣必盛公集序記最多似当在首序一記二次題跋為多当在第三次書次

說、次碑、次墓表、次碑銘、次哀辭祭文、按部居四五六七八九、次銘贊第十、乞狀墓疏上梁文、皆是替他行化者為第十一、語錄無入文集之理、改以雜說為第十二、何如、

10 高知堂製

題溼上漁謠 丁亥

代

家君經綸諷議之暇、不入鷗窩、亦在谷墅、五六往〻、必有襟吟、以道其適、其与諸弟、或得之侍游之傾聽、或得於游後之壁上扇頭、此乃鷗窩詩也、家君讀而哂之、名曰溼上漁謠、將以配谷口樵唱、夫漁謠樵唱之於經綸諷議、則有間矣、其誰能領家君之心於雲木烟波之表者、

濹上漁謡跋　代

巖甫結鴎盟於濹之上者二十餘年、尓時、余兄弟犹在童戱、寓其游蹤於江花水月者、多不及料理、乃者伯兄輯為此巻、余乃命梓之、巖甫今方一周華甲、而余兄弟幸皆生成、既抱子姪、杖屨之下不憂乏其人、則自今而後、至耄老、陞期頤、随得補綴、以傳同志、不使都鳥一咏、独擅美於寥々千載也、

与保科伯成

復自俯承栄遷、当速往賀、歳事崢嶸、恐兩相妨、応以儀物代吾往賀也、顧伯成偏愛拙墨、不可解也、乃叱凍手、作千餘字、用供落痴之嗜、一笑、復再拜、

燈下信筆、孟浪殊甚、急於往賀也、春温方帰、凍手稍柔、当把跋尾改写、截前跋貼起可也、此隊自此、

（須参看文政十年丁亥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歴也）

痴

書伯弘適孫為後説後 戊子正月

義精識到權亦不難処義不精識不到經亦難守殷紂廢微子而亡唐立建成舍太宗而危明付燕王立建文而簒故曰經亦難守宋廢徳口立口口而霸唐舍宋王憲立隆基而開元之治可見宋援光義付徳昭而其祚長故曰權亦不難処顧義之精不精識之到不到奈何耳程朱二公對權謀權術説權故其説甚為精微学者不察往々拘泥安經危權國寧亡經尓家寧破經尓々不如經之活処是權々之常処是經非二物也義不精故曰未可与權識未到故曰嫂溺

不救是豺狼也經權之說如此伯弘親視丙丁之際立論固善惟恐拘者誤認遺謬不尠故書其後如此

題篋中集後 戊子二月

此唐人撰唐詩也〔日歷此間有「唐人而撰唐詩」六字〕所選止此〔唐詩之選日歷此処有遠字〕乃其撰之精可知其妙理又況次山與唐文在昌黎河東之前者乎子求帰郷養病余当有一語以餞之臨別怱中寒卒倒得吐始蘇〔日歷作甦〕未及搆思乃書冊後以付之長亭短亭時出讀之苟覚妙旨所存更勝於得余得〔疑詩之誤日歷作詩〕也

跋家園漫唫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晩凉快写一篇詩、不說人間憂喜、此朱子西江月詞也、如此襟懷、惟我林先生有之、而此先生詩、非以是詞跋之不可、後廿年、獲睹檉宇長公所編次、更覚昆以前詞之超凡絶塵、非復所能闖也、老門生松崎復敬題、

淮陰出袴下賛 戊子六月

貧賤堅忍、能出居中少年之袴下、一說而合、功烈震主、右投則楚亾、左投則漢挫、洵人豪也、及志得氣盈、矜伐為禽、乃恥与噲等為伍者何也、意長氣短、英雄末路、能貴不能賤、能富不能貧、自古往〻、自罹斯禍、悲夫、彼博浪一椎、不中之少年、比於公則為無謀焉、乃能藏鋒挫鋭、功成名遂、從赤松子之遊、豈伊異人、与公一時、其知比於公則優、公亦恥与之為儔者耶、

〔保云、錦城翁嘗詠張子房曰、「隆準原同烏喙心、逍遥屏跡赤松陰、韓彭菹醢蕭何獄、天下初知

君智深、与慷翁此贊、正惟好一對矣、

題栗津慕藺所摹董玄宰真迹後

右真蹟藏滕所庋、世不可輙見、慕藺侍奉之暇、低徊反復、以全力橅臨之、卽此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覩其所橅、則真蹟之妙、洵可想也、

書掍題言

醉中為公平書　戊子九月

聖人在上、賢者在中、小人在下、揔此三種、壓扁兩板内、而後一口平呑、吐、為五色雲、潤飾此乾坤、

陶枕銘 戊子十一月

錬白石兮滲文枕中通外方兮孔夷不險安泥丸兮甘寢十洲三島侯王將相任汝所往吾則異於此寐亦無夢〻亦空洞独寐寤言永矢弗諼

視如齋記 辛卯

綾部領主九鬼侯江都之第有高齋扁曰蟠龍客過怪之曰龍靈物也故易以象聖人諸葛孔明大賢而隱於乱世者当時号曰臥龍曰伏龍者非自道也佗人之目之也侯今居之不疑此乃自以為聖為大賢乎侯愕未荅也忽肰馬舞於神田之涯矣狂飈黒烟旋轉奔馳紅光百道慘烈漲天都城東南兩壁一夕烬矣痛哉未嘗有也明歳土木紛興數百邸第閎閣万千雲起霞搆之美倍於他日而綾部君臣独廬於頽垣之焦土客又過而問曰何侯經始之遲也侯曰

土木急則傷財、、、則民傷、余國小而民貧、以是遲之又遲、惟恐民之益困也、客逡巡而退、又明年綾部之民皆曰、我侯視民如傷、而吾輩數万安居飽食、使我君臣不免於寒暑風雨之困、此我則不義、於是伐材於山、雇工於隣、斧斤如霣、削攦椎鑿、筏運北海西折南而東四千餘里、（原本筆者云、自斧斤至四千餘里之間、恐有脫誤、）始達於江都、侯乃揮涕而曰、吾之菲薄、何以得之於民也、結搆勿棘也、牆壁勿華也、歳暮寢居周廬乃成、君臣始有安居之泥、侯謂客曰、子嘗謂蟠龍之号不称也、幸爲択一佳名、客喟然嘆曰、前時之哭、列国侯伯沒

民膏血、士民商賈乞借万方、臺榭室屋樓観之盛、華侈巧妙、争麗豪奢、而而侯独不忍傷民、而君臣屏息露処於編板綴竹之中者三年矣、民乃不忍、伐山雇工以竭其義、此則侯視民如傷之效也、昔程伯淳之臨民也、書視民如傷、曰、吾毎愧此言、以自戒、請以視如扁高齋何如、侯曰、善哉、余虽拙劣、願学焉、客乃拱手曰、吾向議蟠龍之号不称、而侯乃有視民如傷之效、則侯之操過於諸葛、而望西伯之心、四隣諸侯、豈莫聞風而起、以爲師表者乎哉、吾儕小人、則目侯曰見龍、允当、豈特蟠龍之云哉、侯曰、余実有斯心、而椎

鈍春愚、才限其志者、何能当客之所称道乎、虽然吾将以願学名吾齋、而取客為余記之所教、揭之楣間、朝夕視之、以熟思其方焉、客乃次其語以為願学齋記云、天保辛卯嘉平月朏、羽沢連客松崎復敬記、

晉書劉毅小字盤龍、初桓靈宝於南州起齋悉画盤龍、号盤龍齋、及毅与劉裕討平靈宝、遂居此齋、蟠龍者盤龍也、然則蟠竜之号非佳名、不可以不易也、

復又識、

恩賜五葉松記 代

今大君撫世之三十又七年、臣資始年甫廿又四、以諳者兼理祠曹、又三年、為文政乙酉夏六月五日、内出五葉松一盆、以賜臣曰、此 大君所手接而活者也、臣拜稽首、謝恩而出、恐居第之屢遷、而不利根荄也、植之駒籠別業、使陪臣栽培保護、惟謹、時僅幾尺許、又三年、蒙恩遷大坂總督、幸統内安、臣簡恬優游無事、未尽三年、奉召東覲、忝拜平安大尹、於是所賜之松、森然已過臣之長、而臣亦年三十又三矣、不知今復幾年、苟得蒙 天恩寛仮、以能免罪戾、而有東

覲之日則是松也又益壯長与 大君之盛德藹〻乎千斯年洵可期也顧臣之拙劣庸詎得膺是寵錫也自今以往夙夜祗懼庶倚賴臣僚繩愆糾繆犹是松之賴栽培保護則儻可以得適我願已今將西上過其下而徘徊顧戀不能去者久之天保辛卯秋七月掛川侍從其記

石經校勘例

石經虽有訛謬先後唐長興三年始刻入木時恰一百年矣長興本取石經為本文編入毛鄭何王杜范原注当時謂之編注九經有宋一代以長興本為甲令則兩宋元明所刻本悉皆石經子孫雲仍也石經之刻何不可尊而宗之哉但北宋時唐世佳本犹存故学者私據校改或以意訂正此所以有小異也故今每經擇宋本佳者校定以入雕又如皇國所存古鈔經傳更為隋唐佳本今不以入校者恐其繁也他日別作考異附其後

遊濱松侯青山書院記　甲午十月十四日

真佐雄井堂前庭平如席東辺所栽松皆畿内種櫻多紫宸殿着徑屈曲如蛇行南辺竹林深幽如簀西折而入且下都西舘也東山樹〻翠密比視更別又北行而上在其半腹曰若月觀若明朏也又上出一大路而下路岐左入仄徑凡數百步水声潺湲聞口也踰如堤者則谿肰長川水可鑿渡土橋穹隆有亭茅布取象玉川亭中器物亦皆六玉川景物有茶室一僧守焉其南山新成未有草木也循川而上川北一農家度橋而北路旁菜園洵田園也自茅布亭至農家

凡二三千區為近增地農家以東皆旧所歴又度一橋極平俯視殊高慄而過焉路又岐為二右為新築山左入極仄不如天日凡百餘歩西折而行又北行而下度東橋而上園中極高処也旧有亭今移為葶布云亭墟築土寛之仮設長廠以對嵐山有茶棚亦二僧守益西進則葶布亭上南山新成者泊湖舎葶布亭皆在目下憩仮廠小嵐山〻益老樹益森疎楓意益酣池水浩渺比之桂水則固不及而深沈渟滀之氣惟覺其勝也又東行向前岐路所新築処則葶布西荘外之甍閣村戸以及遠林遥嶂亦皆如荘

中有也又南行西折自仮廠処而下池中一島老松离立南北二橋架焉度橋傍葶屏西行左山右池百餘歩北折則泊湖舎門也門扁用長栖古橋柱作華額相公書也入門拾旱石行園中只此用石上舎〻凡十八席為三間二間在陸一間在池此所謂釣殿坐釣殿東向則池水廣渺如大河出山而仮廠之山自東南而北至葶布之南山明秀羅遶真天造也池中二游舫皆有屋一装彩布一覆楓枝觿而東西游杜詩所謂越中行者也日暝月出東山火星北陪冉〻而上水月交輝恍然靈境也舎中紙戸皆菊画器物

亦皆画水中、歌人春門題歌也、是日同陪相公者、佐野侯、口口君口醫官文仲、余、藍溪、東儀佐兵衛、其室老松植平助諸子、善飲善醒、視醉状亦不悪也、出舍燒松明照前後者六七人、途歷上且下數百歩、与入路會、若月觀背、東南山行、始達眞佐雄井館、

書足利学所藏古經目後

甲午十月二十日

復按、物觀序、所称本学活字板如前所列、而山井生校本凡例則云、有曰足利本者、亦本学所印行、活字板也、細玩其本、後人檃括古本者、而五經論孟、世或有之、学中所存者、今僅有礼記一通耳、其餘易論孟、臣又得之友人云、左傳校文称足利本者、宋板經傳集解本也、以与活字板無異、故併称足利本、然則礼記外物觀亦取之他所欤、而今以本学書目捡之、左傳經注有二通、其一儼然宋本也、一本或活板欤、

熊谷明卿天然研銘

玉不琢不成器石之樸用摩喩糜凡事求是虛文則忌

評池内生日光紀程

天保乙未正月廿九日

学人遇小不如意事動輙曰悶曰苦此言甚害心術子思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此行言之登山臨水既已五六日遇此阻滞伸足一日虽少壮之不僊亦

彼景境之応接不暇、豈無追放繫邈之楽耶。

泥狐後記　天保乙未二月十三日

天保乙未歳、奉掛川侍従公命、濵墨田川泥、摹造柵
尾山稲荷神社所置、応永三十年木工佐官所置従
者一雙。

武州今戸陶工某

三宅氏墓表　天保乙未六月廿日

室君諱口、保科侯家老三宅亘理口口之女。嫁于七
年生二女。有氣疾、數發作不常。以天保六年乙未歳
三月廿二日辛巳、没江戸濵松町佐倉邸舎。距生文
政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得年二十有五。葬本郷丸山
長泉寺塋次。家大人私謚曰誠荘、頗能状其行。惜哉
賦命之不長也。夫姓名記。

書陸放翁晨起詩後 乙未

東城求之三帰西条不知又能東游否十年游従之久不可無一詩以為別老病衰懶困暑之餘無復思致因書陸放翁晨起詩以代之（時六十五）蓋古人賦時（疑詩字之誤）道志之道而余今日老況与求之他年感慨係焉讀至第三韻余既三復弥年亦求之之所宜深長味者也

祭全操夫人文 代

天保乙未閏七月八日

年月戊子朔越八日辛未孝子某以清酌時羞之奠謹告全操夫人之霊曰葬者蔵也蔵魂之処張翰謂之千秋李白自称万古維太夫人捐館之初襄事忽遽因循旧例有乖安措秋風始至民氣方夷斯開廠窀穸穿淺入深得有五尺地亢土燥擣炭外護末石内抱槨之登々復土甚早乃下誌石廠行可念衆材所須木石諸品一照旧貫不増不減寅起申止衆工皆攢千秋万古無有後難惟夫人之霊永々安之尚享

佐治家丞刀銘

乙未之歳、十月之交、篤疾爲殃、公聞憫惻、良醫善藥、賜金治床、布被臣職、金華爲社、顧北方疆、兌金得劍、劍氣孔感、二豎駭惶、疾良已矣、君恩如天、銘用不忘、

題和陶公飲酒詩摘録二首後

天保乙未十二月廿日

余作和陶公飲酒詩二十首、既廿二年矣、余既忘之、而佐君仲沢猶能記之矣、余別仲沢久矣、方今玉燭不調、年屢不登、遇其國家、又有釀酒之禁矣、仲沢千里寄書、請録一通、以代北海之尊焉、余衰病之餘、勉疆纔録中二首以往、此詩当時聊自遣耳、不足以醒世、使佐君掲之高齋之壁、猶能足以醉人乎否、醉与不醉、姑不論、聊以当千里面目何如、

書成王冠辞後　丙申

丙申六月、朕所世子代侯監國、余旧学也、松前侯妙年就國、命求余字、而余又嘗沐引接、不可無以一言、而年老才衰、莫有傑志、遂録成王冠辞一章、以献僕御、此亦蓋周公意也、虽録以拙劣之筆、使僕御旦夕誦之左右、自勝浮華之有傑思者万々也、六十六翁明復敬記、

成德書院上梁文

上梁之後上下奠安不震不遷先聖先師臨之在上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貪夫以廉懦夫以立樹文教於一城成礼俗於四境

栖隱集跋 代

先師雜華公捐諸檀越時不慧甫八歲不及知其平生也方外弟子翺仙松崎明復年七十猶無恙為不慧語先師奉淨土門外頗究心經藝旁臨晉唐法書好開元天宝詩与鵜君士寧安達文仲松芳文相唱和士寧文仲南郭門下翹楚芳文筆翰標置又極高三子待先師甚厚而先師平生所作詩不下千首將寂前二年悉毀其稿僅留栖隱詩一冊分体手録謂復曰從前詩不足存自今以始所作陸續写出十年可得數百首為一集付桃花園市隱堂二集之後佗

日道山之盟不寒也未幾奄忽罹疾而寂世壽僅四十二歲故其詩亦止此云不慧保藏五十年又恨後人之不知愛護而散且逸也則以其真跡付剞傳世蓋先師之詩一意攀開元天寶翰墨從山陰門徑与時調尚清新婉媚者不同異時有人玩心匪而誦心声以賞其淳古澹泊冲遠簡朗之趣則先師之志不墜而我淨土門不大落寞也鄉仙又曰先師甚慕同門涌蓮上人之風上人少壯棄所住大剎潛遯京西嵯峨淨業餘暇惟詠和歌以自娯世謂之今寂蓮所詠和歌極夥不存一首所遺法書乃江一卷僅三百餘首先師作長歌以題其首而故檀越道間居士捨資刊刻現藏於先師所創西郊菩提樹庵中今不慧之刻是集併為一帙亦先師之志歟世果有賞音者不惜印贈也天保十一年歳在庚子冬十月十又七日

先師五十週忌辰嗣法玄明稽首和南識

平野壽海翁墓碣銘 天保

予不知壽海翁而知其友梅塢荻野氏与其子元亮ゝゝ之醫該古今施治太精又能録所自得著書醒世而梅塢学徧四庫尤敦梵笈一声名藉甚与翁交好三十年如一日翁之賢可見也今者元亮持梅塢所撰壽海翁穿中之銘入羽沢之山請表墓道之碣予以老不能文固辞則其請益切夫世多文士元亮不求之於彼而必求之予豈以其椎鈍猶狭文虽不耀或為可取信於人乎乃取穿銘乘除之曰翁諱重良字子温号容庵壽海其晩号世居幕東村松町余出

於美濃之望平野冠者源重秀故以平野氏焉子孫從南海世為伊豫著族及諱重安以庶孽出仕阿濃津国主其季子諱重深少入幕府以起家奮不幸病盲治針科術輙巧娶石出氏生三子翁其仲也伯久兵衛重篤亦盲叔三郎助秀成翁承父業又從多紀君桂山学方藥妙有宿契所全治尤衆故家道漸裕翁又以清約濟之然其奉父母得驩心与兄弟友愛施及旧故莫所少悋中年以後漸薄世味樂在物外而元亮能傳家方与二弟承翁志不以生業累翁翁乃欣然傳事而老毎春秋佳日登山臨水訪花鳥尋名勝無遠邇惟意所適如是者十九年晩亦小疾惟默坐静眠無所苦以湯藥進輙揮去最後一睡三日則屬纊矣享年七十又九天保八年丁酉歳七月廿四日己亥晡時也越九日八月二日丁未葬品川妙国之原仏諡壽海院融卽日円居士以櫻井氏配官匠金五郎正音女先翁十一年殁生三子伯重誠卽元亮仲重猷字容中出冒川村氏叔重敦既承元亮家事与容中孝友研精医業不墜家声可嘉尚也銘曰

一十九年物外之親求廿五年林下之文廿五年林

下之文又徵之三十餘年莫逆之言以頌一十九年
物外之真其諸与斯石長存者耶

高尾君墓表

高尾君篤太以厉虐疾死於小石川高松邸廨舍年僅廿又六葬之幕北白山下某寺族人某妹夫某請予表其墓表曰君諱篤一字太卿世為讃高松藩儒官太父諱某大母某氏父某母某氏君剛明磊落精力絶人讀書達旦不倦言衝口發議論愉快不受非理屈年二十東下学昌平国庠与同輩有違言振衣去游峡中覩信玄氏遺圖帰便訪余於羽沢之山謂入未通有人言於外声如鼓鐘余大驚問之則君也延入坐定一言而合君曰治經以漢儒訓詁行宋儒

義理治史令乱臣賊子肉顫骨驚何如余壯之旦暮
見毎見有偉論居半年曰義理出於訓詁者眞義理
也訓詁出於義理者師心自用多發於懸虚宋儒義
理之說不可全從也孔子治春秋以周王之法治周
之諸侯卿大夫非僭妄也丘明集一百廿国宝書為
之傳筆削之旨可知也後來脩史者法非周公人非
大聖抑揚予奪率信我心非僭則妄其惟有涑水通
鑑存丘明之法耳比而同之　皇朝六国史其隱桓
莊閔之春秋庶幾邪水府之史傳文宣成之春秋非
邪其自足利氏以至昭代襄昭定哀之際邪虽有遜

史外史等之撰亦皆不公不備吾其以畢生之力編
摩輯收傚左氏之遺意以俟後之聖人何如予益壯
之無何帰省郷里又一年而来入国庠時々来質新
得甲午歳十月傑友中村某東下罹疫疾君看護百
方竟不治君亦涕潰以没時為臘月八日也中村氏
甞与君昌平有違言者也嗚呼朋友之際平居膠漆
一旦有小利害遂倍而去之者多矣如君不時不倍
之又以身殉之矣窮經黨同伐異舍聖護師滔々皆
是如君則可為法矣治史世不多其人適有其人如
君所言非僭則妄如君則可謂有良史之志矣其才

亦足以酬其志也而夭折矣誠可惜也君詩文豪宕
窓課頗多矣然不欲以此空言傳也毎成棄擲不収
拾没後友人古賀坤川西潜塩谷宏求其篋中得二
十餘篇所示予存詩數十首三子採録為二巻君固
不欲以此瑣々而傳今而求其傳雖其不欲傳者亦
不見其可傳雖然此桂林一枝也豈可不傳哉三子
与余各録一通以待異日

岩崎氏墓表記

岩崎媪名登利相摸国愛甲郡毛利庄下依知村人
父淺右衛門母野口氏初嫁今井生不諧生一子亦
不育以乳婢入因幡小侯刑部君後房哺侯幼時侯
長既嫁侯馭士市口吉豊々々死無後養小野氏之
子隆為後及見侯元服朝見列柳班就国述職任長
門守拜大番頭再鎮京師一鎮浪華城在侯家終始
三十四年天保九年戊戌四月九日以疾歿享年六
十二遺言火化祔（葬）吉豊墓傍墓在本芝正念寺仏
諡某院某号妙清大姉又分其骨蔵于高野清巖寺

送其遺髮瘞其鄉廣德寺先塋各樹石表其処此皆侯所以報懸弧飯食推濕就乾之勤也是歲五月記

侯乃屬復記其墓上之石復於侯之先考冠山老公俯辱布衣之契四十餘年顧回疇昔及見媼為乳婢又為婦今又聞其就三昧之火而藏骨於此而感老公之不在悲斯身之衰頽餘景無幾此亦所以受侯之命而不辭也

岩崎氏藏骨記

口口院口口妙清大姉俗名登利相摸國愛甲郡毛利庄下依知村岩崎淺右衛門女嫁今井氏不諧出為因州支封長門守源朝臣定保之乳婢後嫁其騶士市口吉豐年六十二天保九年四月十日病歿明日火化葬江戸本芝町正念寺又分其骨葬野山清巖寺塔中是歲六月記

岩崎氏遺髪藏記

媪本州愛甲郡毛利庄下依知村岩崎氏女俗名登利佛諡口口院口口妙清大姉父曰淺右衛門母曰野口氏嫁今井氏不諧入予家乳予幼時後嫁主馬市口吉隆養父吉豊為予家人凡三十四年以天保九年四月九日病歿既祔葬其夫吉豊墓于江戸本芝町正念寺又函其遺髪從其父母於其郷廣德寺之先塋以遂首丘志也事詳正念寺墓表此不煩述是歳六月廿日因幡支封長門寺源定保記

粟津君墓表

粟津君没之三年其胞弟文琦来請文以表其藏余与君善且聞其緒言不可辭已君諱文三号慕麟生田辺氏豊後杵築人真父諱秀政中山氏壻田辺氏出二子長為君亦出壻膳所家士粟津氏因冒其氏以天保四年癸巳歳八月十日没葬江戸深川靈巖寺隆堂寮粟津氏先塋君天資崇謹少就学不甚讀書粗知大義特好丹青之四方求師聞写山先生谷文晁名高一世往請業一見相投写山二子長曰文一早夭次文二君旧名其写山乃命改今名盖以比

李　因後也、

其子也、悉授以家法、然君所画尽甚似、写山也、写山專写其神、君以為神似、而形不似者有之、形真似、則神存其中矣、又曰、吾東方画、土佐氏受法於唐、狩野氏受於宋元、各雜以家數、皆非正軌也、其惟龍眠李伯時乎、上師顧陸道元、出入将軍王右丞韓馬戴牛董源營丘、皆其所駆使、実為後素正脈、因従也、吾捨龍眠其孰、自号慕麟生、捨法鍾馗嫁妹圖、未傳此間、君揣摩擬議、

（以下闕文）

經年、試以龍眠法補造一圖、高尺有奇、横披丈餘、運奇布巧、純用鐵線描法、一時傳覧、藝林為未嘗有、又將作長恨歌傳、經營數年、其稿始成、君久患陰癖、忽變為脚氣、終不起、享年僅四十又二、嗟自此畫中廣陵散絶響矣、翁文琦留守先盧、亦受六法於寫山、仕杵築侯、天保六年歳在乙未秋八月、益城松崎復撰、

後素之暇、毎好汎舟游、蓋賦興在此、解牛如雞、劍出於刀、截玉如泥、刃化而毫、峨洋雲月、葩卉翎毛、使筆如劍、醉墨怒号、自斷人逝、万象筭徹、

其子也悉授以家法然君所画殊甚似写山也写山専写其神君以為神似而形不似者有之形真似則神存其中矣又曰吾東方画土佐氏受法於唐狩野

圭齋外史賛

（天保丁酉）

外史名允字圭齋名危越川氏之子出継大西氏世仕中江（津歟）城主奥平公少学剣長又学画於宋紫石後慕林良筆法縦遊四方出入諸家法訣竟成一家性豪放善飲年五十七文政己丑歳歿時六月十一日也弟子岡本秋暉以余知外史来乞賛云外史後素之暇毎好汎舟游蓋取興在此

解牛如雞剣出於刀截玉如泥羽化而毫峨洋雲月葩卉翎毛使筆如剣醉墨怒号自斯人逝万象翠儆

今其焉在水天沆瀣

答里見純庵書

（天保丁酉）

荒歉之勢所在蔓殣（保按蔓疑莩蓋傳写之訛）爻象可畏起居何如高井元敬頑極無恥來扣敝廬以要寛頼貴兄困苦顛連之狀可憐也此生田氏一塊肉故晰齋先生一線血二氏不可無後〻之所係惟有之子耳其行蹤虽可厭悪莫侘可誘幸善导玄文謀以及本家活微命於此大祲之際及爻象在平而後逐之亦無不可天如悔禍於二氏數年漂泊困苦懲艾之極苟甚行蹤頗合人理使伊粗有室家以庚二氏之胤於異

日、此実二氏之慶、而兄与玄文之高義也、幸善謀之、
復白、

枕銘跋　天保丁酉

(此跋、慊翁本為中尾某作之、後復以此贈小野重好者、有小異同、今併録焉)

頭冷足温、是養生法也、頭冷則氣降而足温矣、欲頭冷莫如用陶枕、質冷、常〻用以支頭、〻漸冷矣、枕又欲低、諺云、服藥百裹、不如一宵低枕、孫志邈云、枕高二寸五分、又云、与身等、故余命作陶枕、據与身等、其高三寸、濶殺六分之一、五〻對長一尺、空其中、使風氣去来出入、則枕更冷、氣不欝伏焉、余用之十餘年、其妙不可言、中尾君帰高須、(出石小野重好遠来問訊)

此別又期年、余今歳紀六十又七、君年紀亦既不小、可以保護空山寂寥、無物以為別、聊録旧製陶枕銘、銘、以贈。尾中陶工極巧、君（聞治下新陶近日益巧、重妙）依前法作一枕、或以此銘、環書四迴、意亦不悪、明年東下、可以相見、問其效耳、天保八年二月下浣、

書杉原生詩稿後

老久不談詩、〻人寓吾塾殆一年、所、而不之知也、今夕臨別、強疾讀此卷、愴肰自失、恥老眼之懂〻也、

服紀畧

喪葬令、凡服紀者、為君父母及夫本主一年、（謂以十三月為限、不計閏月、其五月以下並皆計日也）祖父母養父母三月、（謂其養子為本主一年、卽養父母為子一月也）曾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妻兄弟姉妹夫之父母、（養子之妻妾於夫之養父母亦同、）嫡子三月、高祖父母舅姨嫡母継母継父同居異父兄弟姉妹衆嫡孫一月、衆孫從父兄弟姉妹兄弟子七日

假寧令、凡職事官遭父母喪、並解官、（其養子於本生亦解官、）

自餘謂非重喪者、皆給暇、夫及祖父母養父母外祖父
母卅日、三月服廿日、一月服十日、七日服三日、
凡無服之殤生三月至七歳本服三月、其於五月
以上服親無、無服之殤、故唯云本服三月、遭此喪
者、准仮日數、心喪居憂、但文云無服、故不可者服
給暇三日一月服二日、七日服一日、凡師經受
業師博士也、依律已成業者是也、私学亦同、者喪
給暇三日、凡改喪一年服、給暇廿日五月服十
日、三月服七日、一月服三日、七日服一日、凡給
喪仮三月服以上、並給程、凡給喪仮以喪日、死犹
日、為始挙哀者以聞喪為始、凡給聞喪仮者、以
聞時為始、不可追計死日、其聞喪之人、応往會喪
者、給喪葬仮、
儀制令、凡凶服凶服者緦麻也喪葬令、凡天皇為
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錫紵者細布、即用浅
墨染也、
按令文注、古喪服用浅墨色繐麻、今世麁布犹
有繐麻、讀麻為美音者是、
儀制令、凡遭重服、有奪情従職、並終服不弔不賀、
謂不弔賀於吉凶也、不預宴、虽是公會、亦不得預、

凡凶服不入公門、公門、宮城門及諸司曹院、其国
郡廳院亦同、但驛家厨院等者非也、其遭喪被起
者、朝参処亦依位色也、謂入公門及朝参処、並依
位色也、在家依其服制、

右本朝旧制

服忌令、父母出母、父所出之母、忌五十日、服十三月、
不計閏月、養父母、承後分産者、如本生父母、為其諸
親並与為本主生、諸親同為其伯叔父姑兄弟姉妹、
皆降本服之半自外絶、夫之父母祖父母忌三十日、
服百五十日、夫忌三十日、服十三月、妻嫡子曾祖父
母外祖父母心喪一日、外祖父母伯叔父姑父之異
父兄弟姉妹、半伯叔父姑之服、兄弟姉妹忌二十日、
服九十日、嫡母同居継父母末子謂服子也、女子同
衆子、養子承後者、嫡子如嫡子、高祖父母外高祖父母如
外曾祖父母、舅姨異父兄弟姉妹嫡孫承重者、如嫡
子、忌十日、服三十日、末孫謂衆孫也、孫女同、曾孫曾
孫女同、玄孫玄孫女同、従父兄弟姉妹甥姪忌三日、
服七日、異父兄弟姉妹之子半甥姪之服、凡喪七歳
未満無服忌、其父母心喪三日、凡在遠聞父母喪者、
以聞時為始、不追計死日、自餘追計服其餘日、

右本朝令制

儀制令凡五等親者、父 斬齊三年○注、儀礼喪服文、下注同、母 父在杖期、父卒齊衰三年、母為人後者斬齊三年、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兄弟、々々之子若子、夫 斬衰三年、子 父為長子斬衰三年、為衆子不杖期、母為長子、齊衰三年、為衆子同父、為一等、 祖父母 不杖期、嫡母 小功章君母注、凡庶子為君母、如適子君母、父之適妻也、疏、如適子者、則如適妻之子、○按、為君母如適子与子為母同、繼母 如母 伯叔父 不杖期、姑○據注疏、不杖期、兄弟姉妹 不杖期、○姑姉妹適人、降大功、夫之父母 不杖期、妻 杖期、妾 貴妻緦、姪 昆弟之子不杖期、 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大功、孫 適不杖期、庶大功、子婦 適大功、庶小功、為二等、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伯叔婦 世母叔母、不杖期、夫姪 夫之昆弟之子、不杖期、从父兄姉妹 大功、異父兄弟姉妹 喪服不收、夫之祖父母 大功、夫之伯叔姑 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大功、夫之姑小功、姪婦 儀礼圖、昆弟子婦小功、繼父同居 不杖期、夫前妻妾子 儀礼無此称、蓋在一等子内、為三等、 高祖父母 喪服不

收、開元礼、齊衰三月、从祖々父姑族祖父母小功、
(祖之兄弟)姑無文、从祖伯叔父姑從祖父姑小功、
(從祖々父之子)、夫兄弟姊妹夫之姊妹小功、○夫
之兄弟、喪服不收、兄弟妻妾喪服不收、娣姒婦報
小功、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為
娣婦、々々謂長婦為姒婦、再從兄弟姊妹從祖昆
弟小功、從母之姊妹、疏、馬氏之从母報姊妹之子
男女也、兄弟孫喪服不收、儀礼圖小功、从父兄弟
子儀礼圖小功、外孫甥姊妹之子緦乃孫緦孫婦歷
孫之婦緦、疏、適孫之婦小功、妻妾前夫子喪服不
收、為四等、妻妾父母妻之父母緦、○妾之父母
不收、姑子緦舅子緦姨子从母昆弟緦、玄孫喪服
不收、儀礼圖緦、外孫緦女壻、緦、

按、儀喪服為古今之服祖、但其条數浩繁、不易
輙領、故上揭儀礼制令五等親、摘注喪服文於下、
據　本朝之令、字周孔之法、一覽之下、頗為簡
明、虽有遺漏、大概備矣、

右儀礼喪服略

喪服之起、吾不知其始也、自唐虞既肰、至
周公孔子、上推　下推、旁推親疏之殺、犁肰

情文之隆諸如此豈虛加之乎以人皆有是心也　本朝上古之制不可知已至大宝之令略本於周孔之制降齊斬為一年降期為五月降大功為三月降小功為一月降緦麻為七日閒亦頗有出入虽比之漢魏以日易月則既降故猶得為父母解官縗麻終制為自餘皆給喪葬假其不得已而奪情者亦皆於服中之月日而不在假中之日數也今制不為父母解官凶服別給喪葬忌五十日自餘亦不凶服惟有葬喪忌位貴職要者一切奪情從事乃皆於忌中之日數而不在於服中之月日此則不惟無服又更無忌也且其不弔不賀不預宴亦惟以忌中焉限此則虽心喪亦遂無有也於孝子慈孫之以其果安乎又況於学道自脩之士乎然是制亦惟為職事官設也苟其無官守無職事者何為其不可侍乎哉縗麻以終旧制可也五服以从周孔之典亦可也孰則禦之哉晉武篡国主也猶能排羣議終疏素三年魏孝

文夷狄主也更能為後世復三年之喪人自是於居薄耳故今举　本朝古今之制後参以儀礼喪服以奉告世之孝子慈孫学道自修之士有興於上者或取焉敦厚之俗其可庶幾乎

文政癸未首夏松崎復謹書

書浴泉間採冊

享和三年癸亥　慊堂時三十三

齋田茂村有隱疾浴泉於相之西山間則穿林揭溪而遊焉名蘭古刹奇巖怪石往々有題名処遇木之秀者草之異者亦必低回顧恋不能棄去也採而腊之積五十餘種而浴泉之冊又加一矣西山予旧遊也試一披玩則老翠幼綠芬馥奄藹但覚他日清冷幽邃之氣蔟々來襲人耳将詩而歌之病而未能詹々之言是其所以識也癸亥社月題

和

書農事直說衿陽雜録後

享保三年癸亥

無名氏農事直說善文良衿陽雜録共二卷同冊朝鮮農書也原本前明万曆年朝鮮主所賜於其右參贊李文馨紙版極精襟紙內有万曆九年十二月日內賜右參贊李文馨農事直說一件命除謝恩右副承旨臣盧某三十三字策首有朱印宣賜之記按懲毖録当時其國相有名李德馨者文馨莫是其兄弟叔姪否文禄中豊太閤九合諸侯問包苞之不貢其班（一作還）師也藤公清正航圖書數十篋而東貽之大醫間瀬氏今其書巋然尚存是冊盖其一也我世子

稽古尚文其於農家言特深加意借而抄之侍臣成
瀬保好奇人也供奉之暇又影一本用意細膩与原
本無絲毫異也已竣功請復書其後復既紀其事又
係以數言曰能知民生之疾苦者必能知稼穡之艱
難能知稼穡之艱難則能節其用而愛其民節用愛
民則邦家乂安上下驩虞以守則固以戰必克是以
無逸之書七月之詩諄〻敦復不惜辞費而成康之
際頌声興從之者存違之者亡何代不然蕞尓朝鮮
僻陋小邦而其君所為既能及此則其国之治安宜
益隆而諸侯之師一鼓上岸則八道二京土崩瓦解

一民不抗君臣逋播何也好其名而遺其実愛其書
而忽其義（好［愛欤］其書而忽其義好其名而遺其実虽周
公之篇亦何益於存亡之數又況於僻陋小邦之二
書乎保以為何如清聞之燕一質之世子吾知世子
不吾言為河漢也癸亥八月望前一日僚友松復燈
下書

万靈燈銘 代光沢戒如公

慶長建櫜吾祖傳公遠自勢南卓錫斯宮權輿景仰
日増月碩嗣法十世歷年二百生帰其化死託其魄
爰逮明和回祿作厄伽藍如掃劫至窀穸歲星三周
輪奐再構惟茲堂兆或復或不其復孔嘉不復曷若
唄誦有所游魂莫託平等利益悲願未焯豈伊異人
責在余身爰募長者伐彼山珉有剋其塔以慰羣靈
大慈円滿慧日高擊洋〻左右来宜来享供祀不忒
永視斯銘

10 高知堂製

高井晰齋贊

晰齋高井先生之象益城松崎復拜手贊之曰

胸洞陰陽之賾手握造物之機衛其道足以扞邪而破妄出其有足菀枯而安危肰而齡不登于下壽（先生歿時年五十九歳）道犹鬱乎旁施嗚呼辰〻之槪愔〻之姿其可見者止於此而不可見者來者蓋不知也悲夫

10 高知堂製

藤家晉齋碑陰　亨和

藤家府君諱知周字仲旋晉齋其号陸奥国鹽竈祝司鹽亭先生知明之仲子也鹽亭以年高傳職于君而老屬主祠浮屠与祝司長爭事訟于国主之廷言連君父子〻〻皆坐拘既而鹽亭歿君深傷其枉之未直而見背也哀毀損性以享和二年九月一日終於宮床拘所享年三十有七君為人樂易奉職謹恪於書卛窺涯涘凬以能詩聞清新流麗往〻有凬人之致但以吟哦瑣事以是成名則非平生之志也槪皆棄去歿之日其弟君敬検其書簏僅得十餘首

特以泣曰仲子之業非僅止于是者而僅止于是而已如之何棄之遂採其最尓雅者如干首勒入碑陰又具其行事之概以告復曰願記之復已与君敬交善不可以辞謹次其語以附詩刻之後

高知堂製

与江間君挙

復啓客月臨〔顧〕遊從之樂来此所未有但以僑居城内不能延私室款待為憾别後当脩短書馳問因循之際事人至辱手書弁信儀就審道候清嘉為慰深矣承借吳氏四書解是書僕旧所愛也近日思之徒費口舌無益也試以大学二本往万一有取庶陸續致之古老物語深荷厚意繕写未完久已稽留無害否蕎麪之贈感銘不已僕向居厭今当贈之寡君以告公家用意之精不但講学一事而已示献芹之微忱也暑氣日熾為道自玉人還屡有職事匆々布字

不一、五月十二日、

与本間玄齢

玄齢足下、得書審文候佳勝、足慰ゝゝ、僕帰来凡百依旧、尊府所知、府君去後、又別無有奇特也、期年之役、溷貴門久矣、府君只数日於茲、亦何足置謝、而府君謝之、足下又謝之、ゝゝ不足、又加以来貺、僕何敢当、感ゝ、承高望之講経、聴者如堵、極可喜也、足下亦時在席下、聴之否、斯道極大、非懦弱可致、顔子曰舜何人、予何人、文王我師、周公豈欺我哉、足下少年英特、勿誤認塗轍、以口耳為学、徒費歳月也、斯日可惜、日月不待人、此僕今日所哄嘆而不及、一為足下吐

之莫以老生常談視之酒戒犹能持否怪帰来不獲
中郎仝兄一字非以為簡而問之恐有他故而默邪
深以焦労為能自此作書極

武田夫人堀氏墓碑銘 乙丑

（悰堂時年三十五）

夫人姓藤氏堀諱文子故越州椎谷領主飛彈守諱
直央之女駿河城代越前守武田公諱信村之妻前
西城番頭河内守信親之母年二十帰武田氏婦道
完備生男二人長曰某夭次郎信親恭倹好学麾下
諸公推為領袖女一人亦夭年五十喪所天遂為比
丘尼香火諷經二十餘年以終文化乙丑三月二日
也得年七十有四以其月九日癸巳葬比企郡横田
村輪禪寺之先兆法号曰不照院破心一鏡尼孫男

四人夫人性節儉愛物無妬忌之行小房某氏生男
信誼視如己出亦良士也晩最精仏理釈洞水老禅
也一見称為女中大士云復謬以文墨見知乃囑以
銘〻曰
少為佳女老寡淑母松風涓水月孰紹其軌勒銘山珉
不朽以火

称念寺鐘銘 并序跋 代

称念寺旧在伊勢国白子村我祖傳公移剏於此今
七十年矣寛文戊申司烜不儆火延三宝貧道愛海
身罹斯厄歟〻六年檀越為之詢謀以客歳癸丑從
事土木凡十閲月殿堂門廡渠〻肰翼〻肰於前有
光矣唯是巨鏞之未備四谷人長岡長重夙寄心三
乘深信帰依独能自奮命鳧氏會工冶範埴鎔金而
洪鐘一旦告成焉甬舞乳攠不窕不摦嘈吰砰訇上
徹有頂下入無間先哲有言曰衆生定業不可滅唯
聞鐘其苦息耳又曰天以震雷鼓羣動仏以鳴鐘覚

大夢鐘之功德博哉貧道深嘉其績乃録其因係之
以銘〻曰
荏土之野淺草之里有鬱叢林宝棲中峙筍簴維樅
縣恨宮徵晨発菩提昏證般若三塗其脱五欲其舍
永獲三宝追蠡不墜
旧鐘延宝年長岡宗念独力所就而我三祖海公
実撰銘者也本歳春月南郭失火延焼數里我刹
与鐘亦隨而燬矣栗谷道雲傳馬街人也生游願
海死入無畏其妻妙潤能受其志収鐘燼餘揮財
改鑄焉後旧物之復実是為始巧功亦偉矣玄明生

受其再造謹具顛末於前銘之後蓋妙潤以燬鐘
為之本則海公之銘予不敢改作者亦存宗念功
也文化三年冬十一月戒如玄明記
延宝之銘模糊蕪陋殆一千言莽不可讀玄明師
必欲存之屬余刪潤乃會其旨意所帰改造如右
又代玄師書其後

故朝散大夫河内守武田公墓碑銘

丁卯　慊堂時年三十七

余役於掛川之三月武田公子使門下客星名士臧踰相豆二州入駿抵遠致命於余曰王母之墓先生既辱銘矣今不幸又為先大人所棄不肖孤何罪亾禍荐至茹楚含酸之餘甫能襄事唯是阡上之碑未書敢再煩先生亦先大夫志也其言甚哀余既受命肅士臧弔之士臧哭余亦哭士臧朴直去彫飾人也余因士臧聞公之名之德久矣蓋日想見其人乃今不及見矣噫謹按其狀公諱信親字嚴甫武田氏源

姓系出大膳大夫甲斐信玄之弟信実天正中照祖北征嗣斐負其強大自取亡滅照祖于後訪求其族之近且賢者奉其祀得信実之子信俊賜邑甲之川窪至孫信貞増封六千石於公為六世祖父諱信村官駿河城代母堀氏以宝暦丙子正月晦生公於江戸青山之第公生端重屹有成人之度年廿一擢中奥小姓朝散大夫河内守時権貴用事貨賄公行公為不聞同列或諷公者公曰官爵所以待朝之賢者苟吾之不賢黜固其所我貨不可絲毫致也権貴者亦不之忤天明之季朝廷百度鼎新陟明黜幽閑之

以貨成事者一時廢罷有罪至配流者公固巍肰無恙也時相屢薦公之賢公有之泊如也毎同列有過失自引曰某之過也某之辣也以避権勢毎曰朝廷之養吾輩備緩急也今頼天下無事材俊如林敢以羸病当賢路乎由是累授小姓番頭拝世子傅又起為西城番頭毎命下輒謝病而退屢起屢已終身不登顕任公有至性城代君嚴粛難悦既殁大夫人寡居廿年悒々不楽公前後承順各得其驩心人以為難好学不釈巻百氏之書莫所不窺幼受学於飯室武仲々々死無後經紀其喪又梓其遺書傳之武仲

之名存于今公之力為多云娶越前守保科正富女生一子早歿松永氏生信德卽公子也賢而好学能紹其志其氏生二男早夭四女尚幼文化丁卯八月二日卒於其第壽五十有二某月某日葬江戸西北一十九里比企郡横田村輪祥（禅一作）寺先塋之次先是數世以仏塔表墓今更用碑蓋治命也銘曰

權不傾明不掖壮宜進而遜老当衰而堅嗟乎縉紳之英也先烈之孫也

文化丁卯十一月

与長鹽硜卿

某啓西土寒威非前役時比府下之寒可想已伏惟監察道兄近候何如前月定八至辱手書并佳餌二函業已飽德卽当作一札謝於左右奈何來此一病連月凡百皆廢季秋微差因行後園命老奴剝栗奴捍竿極力擊樹毬之未裂者激射弟右目雨眸血滲〻出卽召眼醫礼甫診之芒之刺眸者無數其折而留瞳身者一如芥墜於玉中者疼不可忍礼甫日來視使弟仰臥窓間日彩極明処用兩指張開上下瞼右手持銀鈎揭芒出之鈎之尖閃〻未觸瞳子卽逃

因自思是芒不去遺体将虧不孝大矣遂勉强従事鈎之三日弥餶弥逃竟不可出附之不可奈何者兩月江間君挙送良薬一点即出少丈夫一日盼者実天也曠報之罪職由于是今幸無恙不労賢慮今役比之前役弥覚寂寞但近日病愈眠食漸美又穀魁醪日數杯却覚淡泊有別趣耳吾兄聞此恐前日之沉復萌焉呵々本月九日陪游松葉村観瀑三処上者高十餘仞極奇公曰宛肰二荒霧降瀑也当是封内第一向之阿毘那屏風巖可為之役已次者五六仞下者十仞許皆可観也是宗忠四十八潭所源云

吾兄未観因及之令族大小万福時下寒慄保攝

祭蘭園大冢亡友文

文化四年秋九月庚子朔越十三日壬子友人松崎某使門生種謹致祭亡友大（保云、或作犬、或作大、未知孰是、想作尤為是、）冢蘭園之靈嗚呼義卿世固有望衡對宇而終身懇肰者又有聞名而心孚目擊而道存者蓋磁鍼虽異処而相求氷炭虽同器而必判子之在世五十餘年云人莫余知及余知子中間一年其間亦不能屢相見而何其情真而言殷也世謂子怙子果怙邪皆謂子戾子果戾邪吾唯睹子之胸羅今古目空一世慷慨感激不知其身在賤而遺夫權与勢耳嗟子之壯

也、余不及見、及余見子、則子老以病矣、又余之賤而不能推而上之、幸尚未死、行且謀之、曾不須臾、而子之事遂以竟、嗚乎哀哉、老子不云乎、世不吾知、則我貴、彼逐臭而就腐、甕中之雞、爭死而聚、令其知子、ゝ亦可恥、吾之知子、ゝ之貴亦少貶、而子之所存、因不以闕、子其有知邪、不知邪、平生之言、唯余有託、豈云必能莫不負諾、嗚乎哀哉、

10 高知堂製

己巳年首試筆

（保云、己巳、文化六年也、翁時三十九、）

平明而起、汲井花水、盥漱整髮、更服、率妻孥、拜祠堂、羞饔羹、饔旧用餅字、非也、許愼曰、饔、稻餅、謂炊米爛乃擣之、不爲粉也、江家次第巻六、有餅鏡、注用近江火切、亦誤用餅字、畢、各卽席、饒其餘、飲屠蘇、兩錢三錢、必自長者起、門首不植松竹、盤不盛稻米老鰕橙栗檜子諸物、唯挂一本作掛鰒魚則設之、交讓之樹、格注之草、不上於饔鏡、分胃不陳於奥室、有塵必灑、出入有戸、便溲有所、皆從吾家之旧、凡此不敢從俗、所保云、疑亦字之誤、所字亦形相似、不敢詭俗以標異也、晩間倒賦試筆小詩、年紀

益大所作篇什頗多頗覚雷同乃不必作正襟磨墨信筆作小書三四行或七八行十行客來不延就亦不避瀹茶數碗談笑而已入夜招二三鄰曲或蔬或肉苟取佐酒讌賞雅劇數刻而罷吾未能超然忘情則不能無夢夢之來止不自代制之則此夜必無而明夜始有吾亦胡能逆擬之此慊堂元日儀也

△寔

掛川日記

己巳六月廿四日有命就役掛川

廿五日謁玄公墓帰路訪鳴卿俊卿希堯起卿日晡赴天山老侯邸痛飲而別

廿七日赴細川公自金邸就關君託鄉書并金十錠

廿八日寅一点發程上未抵富冢駅視館

寅戸鄉音通用人專用戸字非是

廿九日宿小田原

七月朔發小田原下未抵玉沢拜先侯墓申下宿沼津駅

二日宿江尻駅
三日發江尻抵岡部訪杉山恕則薄晩渉大井河三
浦平助戸冢泰輔來迎宿金谷
三日（疑四日之誤）抵日阪諸子來迎上未達掛川僑居磯
辺氏
五日謁執政
六日下午吾君至自江戸見於正寢
七日朝請
八日就学講近習録（蓋近思録之誤）先是十餘日不雨暑甚
午南（南字疑衍）間東南風發雲氣鬱勃風益猛雲益濕摩
夜間雨甚
九日薄晩晴
十日又雲入学講書
十一日徹曉雨日出而歇迎奥殿戻於城西談移刻
而辭是夜移居学院別舍月露浩然徹夜不寐
十二日熱甚入学講義吾君始視学下巳磴卿監察
見訪入夜林月甚佳磴卿再來語及夜分是夜為風
露所襲鼻涕如涌頭岑々如
十三日在状廢朝参請十束隆圭服葛根湯三貼藤
田典謁見訪語至夜分

十四日犹在牀十束子來診授参蘇飲三貼四宮蔀
東還來辞
十五日廢参
十六日微痊午下隆圭來診
十七日徹曉雨上巳晴闢君書至
十八日硜卿監察木村市左來告別　是夕贈小詩
於硜卿託家書
十九日雞鳴雷雨崇朝而晴
廿日得家書
廿二日成瀨樫軒書至

廿三日晚梳　磯斐弟告田宮桐庵奔驚而〔而字疑衍〕嘆
者久之
廿四日就学講書始訖登城　自十三日至始〔此〕始能
就事　酒井秀賢山本忠央〔疑英〕至　日晡訪山田從政
十束子來語三鼓而去
廿五日与酒井典藥十束直醫飲原川漁家　是日
真壁生自江戸來
廿七得家書　成瀨樫軒有書以桐庵之奔赴
廿八日四宮大夫東帰
八月朔朝會

二日、覚林公二百年忌日、詣宗林寺、上香、帰路過勝願寺、拜法雨夫人墓、夫人、君之出母也、

三日、朝参、賜酒于次、為覚林公祭記也、 未牌君游窪沢園、復先行循覧山谷、物在人亡、不勝潸然、（保云、疑潸然之誤、○保云、人亡、原本作人七、今訂正）晡時、君至、則雨矣、黄昏陪帰、雨益暴、衣帯尽湿、

四日、晴、 體中不適、

五日、廢参、 為諸生講易学啓蒙、腹痛甚、勉強記講、（記、疑訖之誤、）

六日、悩甚、 是日、為大夫人忌日、為病故不能改服上香、遥展一拜、哀惨終日、 薄晩、家人寄衣至、 南總三弊生書亦至、

七日、徹暁一大瀉、体中少安、晩食、非粥、腹中甚適、

八日、犹在蓐応酬終日、 日晡、戸家隆伯至、飲見招約、

十日、黄昏、十束子来、對讀世説新語十七紙、病起至此服三和散九貼、

（保云、十日二字可疑、蓋衍文、又按、二字上属、「約ス、十日ニ」也、疑傳写之際、誤而為下属者歟、）

九日、雨甚、

十日晴。講啓蒙。晩赴隆伯之請。
十一日。校逸史巻首至敍世。
十二日。薄暮。酒井典藥来飲。二更。与隆圭讀新語廿葉就寝。
十三日。雞鳴。忽覚渾身冷徹。心腹如敦悶甚。大浮一行益悶。大吐。々訖洞洩。手足戰慄。齒牙相撃。苦不可言。隆圭来診。典藥亦至。惛憒煩乱。氣息将絶。服附子理中湯。上已。頭角岑嶢。背腹如燬。四支之關始解。至此身神恍惚。入無何之郷。唯覚渾身酸疼已。
十四日。雞鳴。正氣始甦。翻思疇昔。殆如隔生。磯斐生隔云自昨至今不寐。挙頭慰謝已。午下。始有起色焉。
十五日。呈状報病。枕頭作三小詩。燈刻。翠竹子至。微雲揺曳。月色淡委。亭午一天澄碧。朗肰可辯毫髪。中秋覩月。例附眇茫。十年来。未有如是夜之明者。無柰病起不可飲已。
十六日。陰晴不定。人定聽雨。先是數日。為疾故只食韮葉粥。是夕吃飯一飽。乃腹痛徹曉。
十七日。聞江戸信報。若林大夫疾病。十束子至診改与加減三和散三貼。

廿二日、疾起、發書長官、告明日朝參剃梳、 海伯容送松蕈一盤、酒并十束 二君來會食、 眞壁内藏束歸、

廿三日雨甚、風疾、

廿四日晴、 遍訪中西大西諸同僚、晩歸、

廿五日、啓蒙講義、 燈刻学院北廂覩烟火、

廿六日、雨、 未下、侍讀、黄昏歸院、

廿八日、家書報、廿三日大風、屋撤、園柳擡揭、拍案驚駭者久之、

(以下闕)

含雪公小火籠銘 四章 一本公下有子字

其兵邪、戢斯養、

又

因温知寒、

又

十指之凍、伋汝以治、寒之者至、乃何不思、

又

斂乃所熾、知風之自、

寫生百合花

春光無頼衆芳晩宿雨有情百合斜更恐薫風吹易老素纈寫作鏡開花

題熱海圖

相山已去豆山来天傍斗牛熱海開百道飛泉流碧玉三潮靈竇裏神雷白眉老子今如在万巻高僧空不回（白眉謂湯前祠万巻僧名其事並見熱海縁起）聞道華清能駐老挂冠何日剪蒿萊

櫻花譜後

洛人花顛愛櫻入骨其形于畫者縦横顛倒莫非櫻也可謂顛矣同時有蘇仙者亦以善畫猕猴顕天下嘖々称之而顛之名不出于雛之涯訪之識人或知或不知顛乎愛櫻而隱者耶余嘗云二子皆畫其所愛耳而超脱之懷粗卑之思不待辯而見術其可不慎也夫今詳此帖蓋字顛之所字而神彩流動唯見其顛而不見其不顛也某生亦有顛之心耶嗚呼可尚也已格齋橋使君持以見似嘆賞之餘謹書詹々而謝之

大学衍義首簡　代舍雪公

魏主（托拔氏　太祖珪）問天下何事最善可益人神智李先曰唯有經書可以補王者神智主曰書有幾何曰羲皇以來以至於今日不可計數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梁元帝藏書十四万巻江陵之乱一夕焚之曰文武之道尽是夕矣或問之帝曰讀書万巻致有今日明日城陷被弑焉明太祖吳元年以書幣徵金華宋濂諮行在問曰帝王之学何書最要濂請上讀大学衍義上覧而悦之命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常睇覩之夫梁元儒主犹知向学然於風騒娛耳目耳一

旦窘急輒歸罪於書亡国之主可与言哉魏主之問則善惜哉李先陋儒其對寡要幸主好学自廣其效亦略可覩也有旨哉明祖之問宋濂之對要言之入如石之投水其為三百年太祖之祖也宜余視膳之暇与侍講松明復讀衍義之書甫期月業訖明復又以三主之説告余覽品何敢望於明祖乎而於魏主梁元則知所戒矣自今已往昕夕回講所以調攝身心斆言動者唯斯書之賴斯言也所以書也

君世子字説 甲子 文化元年

憬堂時年三十四

世子閣下名資順其所以表德者曰士健易曰内健而外順蓋取于此夫不已之謂健〻之謂天德不拂之謂順〻之謂天德之用今夫天〻不能不運而運地不能不静而静日月星辰不能不照而照風雨霜露不能不養而養順之至也運而弥新静而弥久照而弥明養而弥出健之至也唯健故順是知健也者順之体而順也者健之用也天地非健則莫以成其順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露非健則莫以成其順也故詩

称文王之同乎天者曰純亦不已夫然故文王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風雨霜露合其施周子曰聖希天是之謂也古之為君於人者必師聖傳曰文王吾師也故君之聞善也不能不行過也不能不改也其於賢者也不能不進也其於不肖也不能不退也莫非順也行必力而改必速進必果而退必決莫非健也周子曰賢希聖亦是之謂也今則不然善可留而不行也過可遂而不改也賢不必挙也不肖不必黜也寧其心之未知邪抑亦知之而不能為邪不知者近愚而不能者近慢故曰体合健順是謂全德世

子閣下天資仁恕令德孝恭視事二年百廢有緒羣能向職寧憂其慢乎抑亦有説昔齊侯呂望五月報政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禍魯侯伯禽三年報政周公曰後世必衰夫伯禽大賢也呂望王師也周公尚且憂之則臣之於閣下寧得無惓々乎遂申其説而進之甲子歳十二月大盡

生田翁遺像贊 幷序

生田起卿持乃翁先生遺像語復曰畫像之設不肖孤知其非古也雖然寓我羹墻之慕面告之誠外此莫得也子請贊焉復辭不文起卿曰毋知先子之深而有文者外子又莫得也復何容辭焉其辭曰

不求聞達不鉥富貴四十餘年隱於方技默而善斷言則不拔信如金也直如矢也一族辭之不奪是〻之確也百夫挽之不回非〻之至也即世之日衆皆垂泣送之曰翁之德使人免鬼又曰翁之訓使頑為

知若人古所謂有仁者非邪翁有子賢而文行將擴其業炳焉顯于世臨終之言何明且理曰吾莫貽子後唯不為惡以貽我子天之報善果在于是邪先民有云擬鼎氏之君咸知其無愧其亦翁之謂矣

上天山公

承昨有所用白集左右就取帰家即已儼然堆案矣陶自之聯拙詢未成遷回連月久稽二集使閤下之燕間之堂徒拱此空名為罪誠深幸得少間補綴以進雖二集豈亦不各帰彭沢香山之居乎苦押二章賜覲薫誦數四聊呈微芹簡在高明毎々干冒豈不自悔拜命之辱不覚駭々至此耳惶恐六壬之説檢玉海未得的確今呈一条渾命不足解也因之有發寔佳矣因思經義考録朱漢上易傳其序録中似載納甲飛伏等說言或及六壬之說亦未可知也請為

一檢視瞻在近不煩左右親答也頓首

換骨志喜

益城　松崎密退藏　著

余有靈運之癖而抱彭澤之疾嘗讀澤弟侯漫遊草而知上毛之野白金〔雲〕金洞諸山饒奇峻草津伊香保湯泉可百疾每口耳及此未嘗不神飛魂去也甲寅七月（保云慊堂時年二十四）友人柳忠貞以偕行告余喜可知也行李既具發期屈指而忠貞以公事辭時余二魔競馳欲己不能本月廿七發江戸廿九抵毛之高崎治凡一百六十里二日程而遠終日有雨雲時無霽且脚傷草鞋故遷延至此云驛凡十二曰板橋曰蕨

曰浦和曰大宮曰上尾曰桶川曰鴻巣曰熊谷出熊谷一里曰岡部村建久中岡部忠純所食忠純忠勇亦一時傑也其遺址香火之場猶存今乃為阿部小侯邑而本庄而新町而韮駕野川凡三曰戸田為墨田上流曰神流曰迦羅須共合入刀祢河此間路甚平坦非田疇則林莽独熊谷以北多植桑麻耳第侯所謂僻地有可厭風景無可記者実是也但民質俗倹村趣野味自肰可愛得小詩云東田種黍西田林晩落春罷上炊煙果嬴在宇蛸蠨户吾不見兮今十年

八月初一發高崎而板花駅而安中治安中以北左右皆山路次漸登晡後抵松井田駅雨晴天豁此肰西聳為白雲山山距駅六里一水流其麓迅駛如奔馬肰是為横河下流土人輩而渉焉其□与水勢上下晩投宿白雲祠下〻〻開街〻〻口開口比屋一二百結構極壮香火之客十百為羣投宿市食如驛舎肰殆畢出其東門下半里許凝立而望山起于南而迤于北断續為連火体勢矣其(第)一点為金雞而金洞居之第二白雲高峙其右而中城侍之北峙者為三侍者為四連火体勢一幅全具矣四点又各創新奇

闕字

篆而山、隸而皿、為己為凹、直而刃、横而栔、撇捺具体、筆勢尖勁、又如猛虎嘯風而踞、如一人甲據劒閣而万夫不敢進、若幽人出廬、隨小童興到意得而劃然長嘯、斜陽西射、衆美東暎、青濃似藍、黄輝於金、千変万態、愈出愈奇、此其最大且高者、若為之兒孫、其靡不億、此亦其皮相耳、若夫骨髓脈絡、欲以明日而探、翌復雨、遂不果登、豈山靈惜其秘耶、抑亦悪余瀆其奇耶、上辰、謁其祠、々背山、而搆石磴數十級、門閣殿廡、実極壯靡、環祠皆松杉、鬱々、摩天寸巒尺峯、亦不復見、所謂身在廬山中、不見廬山面者耶、俄頃山下

報水漲、或云過午不可渉、上已急發、傍中城而下十里得一水、畫中城北下、乱横河、此其第四点、尽処、餘勢淋漓、過水而北、又成一峯、以其南北相對、且稱中城云、雨漸霽、雲漸收、雨峯間、又遥現一巒、上大下狹、如懸指而掩蓋於其頂、指中嵌空々如点媚者、金洞石門也、遠臨猶奇、其近可知也、連火之奇、至此而盡矣、嗚呼良緣易失、佳期難得、惜乎逢此美景、却阻造物、一前一却、恋々不得去、數時、一里渉横河、水勢甚武、午時達横河關、傳食、

關曰横河、保云此処疑非別提、今姑從原文、因水而名也、出關而二

里駅曰坂下因山而字也出駅而竿吹嶺之又嶮其坂不啻九折矣号曰竿吹則吾未得其説也陟降凡二十里其嶺曰刀於徑地限高卑而信毛界矣天畫南北而寒暄判矣嶺之尽処駅曰輕井沢寒雨凄風凛肰透骨邪氣内侵頭角岑岑騎行七里晡時抵沓掛駅館於増屋氏

三日上巳発沓掛北勾出淺間山麓麓大抵皆石磧馬行極艱迂下登下三十里出信復入毛其村曰狩宿村口設門門左右列床角乃関砦也民舎二十餘煙開店引客婦人帯縄駄馬取雇其僻可知晩投宿於羽尾駅村夫野老為余説淺間山陽焔始末悲酸甚切人口所膾不復贅矣

四日得晴而発北行入山路此間淺間白根以山名於天下而雲幕霧帳峰巒甚調不肯露半面以慰余旅況上巳抵草津駅居僑於神林尚晴樓自沓掛距此凡五十七里程云

余游草津虽専為疾亦烟霞為崇也而地僻山水不甚奇人鄙野無足語者浴畢而食食畢而浴時出歩村中無興而往意尽而帰無事寞居二十許日唯佐州僧無上三州人太田子光時

來相慰已其佗無可録者因取風土大概託充
冊子且塞尚晴需云

記曰草津温泉不知其所昉或云建久中源幕府狩淺間山遂浴焉其説国紀無徴不足以據信也村在上毛州吾妻郡東南去高崎治一百餘里西距信之沓掛駅居之半四山之匯比屋鱗次三百餘煙樓閣如山市環湯泉而搆焉秋夏之際浴者之肩相摩足相踏其道所由東西數百里間山谷之民生計係焉則其盛不待言也湯泉凡六其最在西曰御坐係巨頭公所浴御坐溢為一小流而東ゝ數十武曰綿

謂其温和可人也綿之北五武曰脚氣取其治効也不屋不槽匍匐而浴又北數十武曰熱謂其猛烈也熱与綿之交東西設欄ゝ中皆湯其瀦二百許歩混ゝ瀼ゝ不舎晝夜引以作瀑ゝ大小十有五高者三丈身亦丈餘尺五泉之溢聚為一河傍河而數百武其泉曰鷲村中之泉尽于是為槽凡十有三其九隷於瀑而四泉各有其一是其概也若夫浴法則沢某記具矣村南半里其泉曰地藏過是而南又半里曰地獄谷上宇下坎浴者客死此土而無收視者皆棄骸於此云嗟夫生前無量罪障為癩為黴受苦百端

不可思議則死後終墮地獄虽固其宜也亦何其名之不雅村西之丘松杉鬱茂簇々刺天御坐湯　而上石磴數十級々尽而寺々曰光泉仙曰藥王寺後而出透迤肰下湯川瀑々畫吾前而東一葉舟可泛可乘引以激碓車々々所舂可以活數万其流与溢河合南西入刀祢云横略勺而渡又得一槽曰金毘羅之泉々西一祠々東一店出店而北溯湯川而上川之究処二里而近曰鬼泉維石磈砢有其大方丈而一指可動揺者奇怪百出形貞可悪鬼泉而東上下二里忽肰而北折則両山張翼南面而立

翼間一里曰氷谷途究犄其足石㬪推其腹犬牙相嗤呀肰而孔々中之水鑿々如玉冷氣砭骨而二山之毛蒼翠可掬鳥声下上樵唱相答地不甚奇而境殊幽殊幽静所謂殺生原距此數里飛鳥走獸過則立斃有提其死而来示予者嗟夫硫黄礬石之氣一藥于人一毒于人何其翻而反自根山又在原北十餘里湯泉根于此云他日余上其西山左顧右指慨肰告人曰子規夫淺間山巔乎陽焔一爆雨沙石噴淤泥毛武之間土之為赤埊數百里民之為釜魚指不勝屈矣方今自根之山焔々熾々火氣上衝殷

鑿不遠近在淺間之山〻谷之詆計不及此作槽引泉孜〻綢利不已蓋亦在伖仁成霸而已然余恐一爆之虐不止其尸出蟲也衆共憮然或詰余曰子之慮遠乎哉詆之害〻見利忘危寔可悲已而大方游于此知而為之者邪抑亦為病忘命僥倖以蹈危者邪余瞠乎自失久之欲共与語則不顧而去蓋隱者也因録其語以自警云于時甲寅八月也

廿一江戸商客長兵忠兵又助謁余告帰且促其行余帰意滿腹卒肰首肯

其翌廿二〔疑非別提也姑從原本〕将發尚晴子光送到村首而別余為湯氣所衝兩股罣丸糜爛出膿不可步買轎而發取故道而還十二里南折而入六里坪井村二里嚢括道左則絶壁千仞右則深溪百丈道鑿壁中腹而通仰看巖〻如夏屋如垂天雲局脊屏息拾足而歩似将壓者壁間一里盤屈六七曲其尽処呀肰如人開口上下齒間僅五尺許傴僂急過如将噬而為粉虀者出壁而長野原駅〻南一里得二水其北自淺間曰滿座河是為刀祢濫觴東北自草津曰酸川寔湯泉溢者水味猶酸蓋湯氣未化也二水併力以成其大一橋架滿座字之曰琴不設一柱首尾攪

兩崖而横寔符其名哉過橋而須賀尾嶺〻登下十
有八里午時抵須賀尾駅十二里大戸関〻前半里
小山左峙幽巖奇巒競秀爭奇直如竹笋屈如盤蛇
高則百餘尺下不降四五十尺蘚苔上黏松根攖而
將走一水如帯清淺繞其足寔一園仮山盆池一幀
奇巒名水哉土人謂之洲様山洲即洲濱省語俗盆
中作仮山水擬海上三山号曰洲濱様猶模様也入
関而駅〻西左折入榛名山背路嶮徑茅塞迂曲而
上十二里達其嶺霧雨空濛衣衫尽湿路窄石出不
可轎乃歩〻極艱苦左手捫蘿右手柱杖崎嶇而下

黄昏投榛名山下祝司某家自山巓到此七里云
其翌廿三同前天霽霧収飯畢将謁其祠仰望則一片
茂樹翠黛耳北向而上半里一門〻中置下馬牌数
歩一橋〻下之水潺湲可愛数武一奇巖〻在水東
山腹如鵲橋架空穹窿跨立於莽蒼樹中跨下之孔
濶大四五丈許稍入佳境転而左行則巨石参差林
列其高不知幾百尺皆標於欝〻樹梢傍水而上左
折而磴〻上開店〻西又磴〻尽而門〻中之祠殿
宇玲瓏其神称満行一巨石突然人立於祠後而為
之児為孫者駢列如指又侍陪其左右欲一一覊名

按状為之公案則同行貪程使余悵〻尓此山之奇大氐在神祠前後而外良温肰使人不知其腹中有百万甲兵殊不似白雲金洞屃〻落〻豪氣尽發露也下祠沿水而上水上三巖如飽風之帆大腹果肰而滿其北一直石又峭肰削成如為之檣者又數十武有関砦過砦而奇伏登行四里許忽得一平処忽得一大湖〻面清如鑑周匝七八里湖上之山景物甚美其北峙曰新富山顏良逼真所少者唯万古氷雪耳烏帽子鬟梳硯屏諸山逶迤属其西名号則取諸肖似也相共鬪美競奇現其姿於一鏡果誇其婀

娜窈窕之質耶上毛諸山皆奇俊傑立常苦其少温藉之致而此山優柔含蓄独異于他撰此先得余心者耶東行三里湖面忽与余相背六七里間平坦如砥蘆荻蒼肰盖湖淤為地者歟直下五里路狹窄而險悪左右俱深谷窅窈不見其底如步馬鬣上肰而覚流汗浹骨晡時抵伊香保村而僑於森田氏樓屋称古久主人与左衛門曰村中二百餘家闠街比屋後負山脊前俯田疇四山如環曳匹練於其間者刀祢之川也俛絶無可覩湯泉則自其後山汗濁茶褐色而氣味淡甘〻家〻引作瀑為槽蜂房水渦無所不有浴者源〻

稠載而來垂橐而帰倡伎声歌淫宴狼藉継晷徹暁大失山中相矣余試浴三四日喧囂不可忍

廿六冒雨而發十八里上野田村雨晴雲散至此始離山田顧昨遊処唯見黛色層〻耳五里大久保村五里桑柘駅二十里玉村駅六里到五料村宿於逆於逆旅（屋称高砂主人曰文之助）

廿七買舟渡刀祢河河流濶大朝霧如綿不見其涯際大異於前観俗称阪東太郎則允矣七里抵本庄駅晩宿鴻巣駅

廿八晡時達板橋駅与三人別日暮憇昌平塾黄昏

帰楊子学舎

高知堂製

伊藤景久像賛 丁亥

頂斷髮項髮被肩白衣里外套〻下襞積如僧衣跏坐見一脚襪淺藍色天庭彔眼大烱〻鼻梁直垂須冉合瓜如劍

（朱）黒歟（套） 襀歟（積） 爪歟（瓜）

「此文殆不可讀似有誤脫他日須得善本而訂正」

附録

書一通 詩二十首

与佐藤捨藏書

浴泉人還因便附上不審近日文候何似僕昨發期急遽不能与足下為辞別懷此悵然偶足以間僕之此行足下所尽而數年以來都下安居優容如婦女脚跟柔軟不耐著芒鞋著則嚙足不則不可行貸馬而騎〻之數〻終為馬鞍所軋尻骨少完膚苦不可言乃下而步〻不十里而憊〻而投宿崎嶇蹣跚凡

七日得達草津且有終日之霾無半餉之晴故途中
風景一無所覩但抵松井田駅日得數刻晴則白雲
[即妙義山]金洞中城諸山突秀我左奇俊不可名狀先得
一快數日旅況如蕩滌去情不自勝渉水攀樹鼓勇
而進投妙義祠下ゝゝ開街屋舍鱗比北而南東而
西作丁字形勢其祠極壯麗其所祀奉未詳何神土
人妄說神仙奇怪不足據信擡頭而望中城右聳金
洞左峙石巒層ゝ千狀万態愈出愈奇南北不絶二
十餘里一兩日間可得其槪奈游子資少脚軟何又
且阻雨遂不果欲作此記未起草ゝ成速往請正肰

僕所覩僅ゝ万一且筆拙才劣能描得幾許否其明
踰宇吹嶺嶺最危嶮路次如龍盤如虎踞一曲一直
一步一喘又得暫晴熱甚猛烈登行五里餘平衍開
豁眺望頗佳過此以北登下相錯又行五六里忽肰
霧雨四塞數步外不辨人物狼哮一喝蹶肰震谷危
懼怵迫無言可狀嗚呼男兒嘗斯艱而可以驗其平
生直下五里平行七里投宿於沓掛駅氣候頗殊凄
凉如冬雨甚暴其明未歇出駅北勾取山路而行ゝ
六七里抵淺間山麓沙磧如豆大履之錯ゝ有声又
五六里得一華表柱沒屋見是為淺間祠正南面過

此而東赤地弥望數十里間不殖寸草尺木巨石厡
落如牛馬布野如羣羊相逐問之土人則曰天明癸
卯淺間山陽焰暴發此其沸壞蕩流処也凡罹此厄
者毛武之野二三百里流殁民口殆万人云嗚呼天
之降斯民也欲生邪欲死邪若夫欲死不如無生欲
生邪何夫降毒之酷也晡前趨狩宿村又十里羽尾
村日暮途遠遂宿民舍明早得霽山行二十里始抵
草舍賃舍而僑欲歩村中記其概以貢而僊労艱歩
但其所見連簷三百餘宇湯泉沸其間滔ゝ如川清
徹見底其為硫黄所根臭氣衝胸殆不可堪也浴者

高知堂藏

云三四浴後此氣頓消未知朕否足下於僕情意無
所不至故覼縷委曲不覺至此後來有得徃ゝ寄上
茶酒公近候何似学舍諸子及井岾齋（姑從原本）無恙市
賓窗杉子敬無恙清子恒病勢頗減否為僕能致意
燈下布字急遽殊甚語不如意頓首 八月五日

板橋驛別柳忠貞杉子方

都門雨色曉蒼茫、把手離亭思欲狂、自是多時少知已、相逢幾日幾愁腸、詩盟有意杯傳酌、駅馬無情送我忙、勿謂此行唯為病、策将山水素心償、

旅況

日〻天涯雨還雨、〻容索尓一油衣、前川水漲留行客、遠嶽雲搖洩落暉、野笛數声喚愁起、棲烏幾点惱人飛、不知何地応投宿、暮靄蒼肰四塞圍、

宿妙義祠下望白雲山 四首

少小常耽山水奇、十年覩画枉時宜、即今纔遂初心

10 高知堂製

得一幅真圖自貽

白雲山聳欲鑽天天下名山独自專無數峰巒奇簇々碧翁裁出好詩箋

忽訝夏雲含驟雨南天屹立北天崩斜陽影裏更相照始信奇峰勝嶂層

一夜眠圖幽壑下巖泉自在繞樓鳴傳從枕上珊々去莫是仙人雜佩声

其翌有雨不果登漫書

山憐韻士神憐俗香火塲中吾在無今欲一登字其勝雲師叱咤雨師驅

過横河関口号

龍駒西峙亜其阨猛水馬奔衝突前関吏不征只識客昇平百載有由朕

踰竽吹嶺

横河関外竽吹嶺攀尽又攀山上山唯有盤磴堆客眼更無一石可吾顏雲嵐常伏豺狼暴溪澗応藏魑魅茜四顧蒼茫烟霧滿独知□領此時難

晩宿沓掛駅

旗亭一夜雨霏々旅況不禁任苦吟都下秋新暑未去信中地僻寒先侵安排活火温澆酒顧倩傍人襲

暖衾骨冷魂清眠未得枕辺時響杵砧音

宿羽尾村

日落山中投宿忙茅簷傍水雨三行果蓏子熟蘞延
字蕎麦花開地畫霜留客溪魚鱠洵美喜年村老話
偏長隣家幸有醽醁在旅况拋来入酔郷

草津客舎二首

上毛之野草津村靈液醸泉到処噴似入仙峯服丹
藥自憐僻境慰詩魂飛流直下千条瀑病骸全霑再
造恩他日買山銭可得養生茅宇據雲根
山中不似世紛紜旦暮唯看麋鹿群澗水当軒常許

雨炊烟出屋忽融雲咏帰風味誰能解浴後睡情人
若醺勿笑耽詩且耽酒病神仙裏一儒員

同前中秋望月寄同舎諸子

明月清風秋満簾今宵况有玉蟾添南樓傳酌懐吾
否幽独山中掩草簷

同前寄佐舎藏

羣峰簇々若蓬蒿月出溪鳴虎欲嗥半夜鐘声驚客
夢一丘風渡漲松濤浪游雖療烟霞痼葬跡犹存湖
海豪為是山中少詩社帰心千里坐来労

草津客舎遇太田子光晤言十餘日将帰賦

別六韻

一作山中客愁居將浹旬愛君情不淺顧我意相親
步月吟閑夜同泉浴靜晨三杯酒爲趣一椀茗清神
尓汝忘覊旅別離奈苦辛都門花發日共約醉芳春

發草津入二倉道中作五首

養痾此境二旬餘歸思油然不可沮非苦山中少滋
味秋風正是憶鱸魚

拔身蒼靄翠嵐中南望千峰万壑重唯是出山入山
客前途何処架吾蹤

平原忽折入山腰灘灘溪流嚙石囂俯見碧潭三十

丈松風雨岸拂琴橋

前山後岳雨紛紛樹暗溪深路不分數縷芒鞵總穿
盡脚跟踏遍幾峰雲

十載常懷山水樂今朝了得信艱難爲報人間愛奇
者家居唯好畫中看

伊香保客舍

四境山圍開万井一鄉占地據崢嶸沛油雲雨追峰
轉膏沸湯泉循科盈比舍酒酣涌歌響南隣夜靜聽
棋声吾生不管他人藥（疑樂字之誤）
浴罷明窓茶味清

同前禱晴

苦雨濛々何日休、帰思自与涌泉侔、客衣染素寒穿骨、爐火賒温時買標、唯待晴鳩喚晴色、空聽新雁起新愁、截雲節靄依風伯、默捻奇香充庖羞、

五料村望上毛諸山

一月三旬厭山客、出山顧望却思山、少多光景人知否、五分驚奇五分艱、